

二哥的新家

二哥本来是考上大学的，但高考那年，俺爹去世了，俺娘身体不好，弟妹们又小，二哥就回到那个叫石圪尖的山村当了农民。那一年二哥十七岁，成为我们村最小的“当家的男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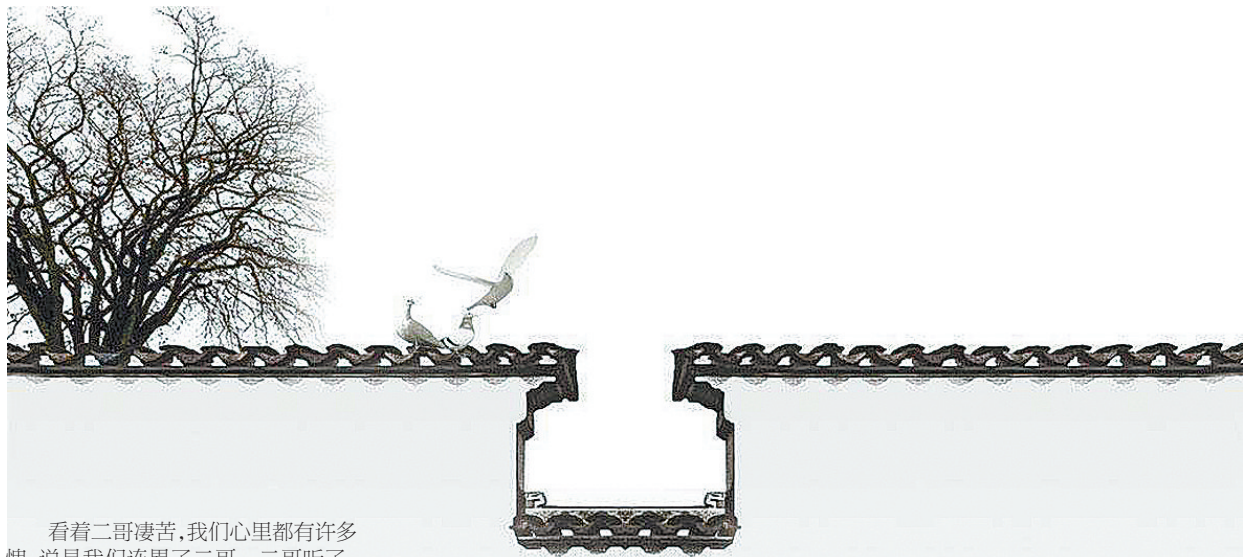
山里的日子苦熬，二哥却不让守寡的娘吃苦，也不让我们受罪，啥不顺心的事情都咽进自己肚里去。就这样，当我们一个个都成家了，二哥还是光棍一个，姑娘们不仅是嫌弃我们家穷，更是嫌弃二哥心眼儿实，人“憨傻”，只知道顾别人，不知道疼自己。

二哥一直到四十岁时才成了家，但二嫂却是有点智障的，地里的活儿和家里的活儿，都不大会做，过了几年，三个儿女出生了。虽然有娘里里外外地照顾，但娘七十多岁了，腿脚也不灵便，因此里里外外的家事农事，就都由二哥担着。当然，我们都力所能及地帮衬着二哥，但二哥家的日子总是过得没有生气。那一年发大水，二哥的瓦房也塌了，四弟出门在外，二哥只好搬到四弟的家里去。

村里人说，黄鼠狼咬鸡鸭子，你二哥真是苦哩！娘的手里扯着二哥最小的女儿，从冒着炊烟的灶火出来，烟呛住了娘，娘连连咳嗽：“你二哥这日子，啥时候是个头儿哩？”

小娃哭着饿了，娘抱了在怀中哄，然后又蹒跚着进灶火去了，跟着去的还有娘长长的叹息声。

村里条件好的人家都搬到山下去了，二哥的家还在大山深处，出门是山，进门还是山，孤零零的山，孤零零的人家。



看着二哥凄苦，我们心里都有许多愧，说是我们连累了二哥。二哥听了，总是说：“我是应该做哩！要是怨，也怨我命不好！”

不知道从啥时候起，二哥说出了“认命”的话，每每听到，我们的心里就更难受。

2016年春上，二哥的家里来了一大帮人，不光有村上的，还有镇上的、县上、市里的。娘忙着给人家烧鸡蛋茶喝，人家不让，还说：“老大娘，我们来看看您，看看您这个家。”

娘有点聋了，就大着声问：“谁叫你们来哩？”人家也回得亮亮的：“共产党啊！”

娘说：“中！中！”说着说着，娘的眼圈就红了，拉着一位女干部的手，久久不放开。

二哥家成了村里的“精准扶贫户”，有党员干部一对一帮扶，不仅让家里的老人、孩子生活有保障，生产有进展，连孩子的上学都有资助。

2017年底，我打工回来，二哥见了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大民，我要搬去新家了，要到镇上的思源社区住。”

见我没回声，又连声说：“大民，你是不是不相信？二哥不是喷哩，这事儿真是真哩！二哥是易地搬迁户，国家不要咱一分一厘钱，就叫咱住新楼房，还给咱找工作，让孩子上好学。二哥以后好好干，日子可有奔头了！”

2018年开春，二哥的新房就分到手了，二哥特意邀请我和他一起去看，一同去的还有76岁的娘，还有几个蹦蹦跳跳的娃。那房子一百多平方米，

窗明几净，地板都能照见人影儿。娘来回地看，一个一个房间地看，娘说：“做梦哩样！”娘又说：“中！”说着时，就和二哥的话重叠在了一起。

这时候，我看见娘和二哥都在擦着眼睛，我知道他们哭了，我也知道他们为什么哭。而那几个小娃娃，却在地板上翻着跟头，笑得嘎嘎响，那笑声就和楼外的笑声和在了一起。我出去走走，那社区里竟有那么多喜盈盈的脸，那幸福是用什么语言都表达不出来的。

是二哥在叫我了，他说：“你去劝劝娘啊！”我重又回到二哥的新家去，娘哭出了声。我刚开口，娘却说：“娘不是哭哩，娘是心里得劲哩！”娘说着，就又笑了，笑得那满头的白发都闪闪动人。

二哥的话格外多，好像春天的花儿一样，开了就止不住。二哥说：“啥也不说，不说啥，这精准扶贫就是中，说一千道一万，就是中。”

二哥又说：“人活着，啥是好命好运气？国家兴盛了，你就有好命好运气了，说别的都是瞎掰。”

我本来想插嘴进去，也不中，就不再说什么，老老实实做一个忠实的听众。突然间，二哥就打住了，他说：“将来你要多来二哥的新家啊！”我说：“中！”说完了，还说：“中！”



599.浩浩白水

齐桓公时代，隐士宁戚欲出仕做官又不好直说，于是扮作街头艺人，当齐桓公出巡时，宁戚在城门口引吭高歌。齐桓公觉得这人挺有个性，就让宰相管仲接见宁戚。管仲问：“阁下有什么想法？”宁戚对曰：“浩浩乎白水。”然后扬长而去。管仲琢磨半天没明白啥意思，一连五天都在寻思这个事。管仲的红颜知己婧女士看着男友茶食无味，问道：“今君不朝五日而有忧色，咋回事啊？”管仲说：“非汝所知也（女人家，别瞎操心）。”婧女士撒娇说：“你别瞧不起人家，万一我能替你排解呢？”管仲叹口气说：“前两天，国君让我接见宁戚，这货跟我嘟囔了一句‘浩浩乎白水’扭头就走。他是啥意思啊？”婧女士笑曰：“他已经告诉你想法了！这是古诗《白水》里的句子。诗曰‘浩浩白水/儵儵之鱼/君来召我/我将安居/国家未立/从我焉如’。他这是想出仕报效国家呢！”管仲恍然大悟，马上向齐桓公推荐宁戚。不久，宁戚出任齐国大司田（农业部长）。

600.脾气火爆

走仕途要站好队，跟对人。明穆宗朱载堉当初并不受老爹嘉靖皇帝待见，被封为裕王在宫外住了十三年，连生活费都需要给太监送礼才能如期拨付。好在朱载堉身边聚集着一群非凡人物，张居正、高拱、陈以勤、殷士儆后来都如雷贯耳。明穆宗登基后，张居正、高拱、陈以勤都进入中央政治局获重用，唯殷士儆只任礼部尚书。高拱觉得殷士儆跟自己不一心，就安排弟子举报殷士儆。殷士儆是个爆脾气，他指着高拱说：“你对我有意见当面讲，别放暗箭！”高拱高声否认。殷士儆挥拳就打，张居正急忙劝阻，殷士儆骂曰：“你也滚一边去！”其实，明穆宗待殷士儆亦不薄，殷士儆后来任文渊阁大学士、武英殿大学士（宰相）。（老白）

记忆中的祖父



祖父已经谢世三十多年，三十年的岁月足以磨灭任何情感印记。然而时至今日，想起祖父，一个腰弯如弓、须发如银、睿智、幽默、旷达的老者，便立刻又浮现在眼前，捻须微笑。

祖父幼时丧父，童年丧兄，七八岁便替人做短工扛长工，维持生计，侍养寡母，一生勤劳。

祖父从未读过书，但打我记事起，就是村里的“权威和顾问”。诸如天气时令、庄稼土地、秋收夏种等方面的资料，就像储存在电脑光盘上一样藏在他的头脑中，谚语、顺口溜张口就来，一说一串串。田地的土质、墒情、适宜种植什么作物、何时播种何时锄草、何时浇水施肥等，每每征询他的意见。村里数百户人家遇有婚嫁迎娶、生养举丧大事，在议事程序、礼俗环节上有了疑问，必躬身来问。

祖父有一个绝活：无论何时何地只

要有人问“大爷，今儿个是初几呀？”他略一沉思就能告诉你“今天是10月15号。阴历九月二十，星期三。上星期四子时交的寒露，再过九天是霜降”。有时还告诉你天干地支、闰年闰月、吉凶禁忌，高兴了还来一两句解释节气特点以及与此有关的谚语。

祖父爱说爱唱，他的唱不是小哼哼，不是乡间小调，是引吭高歌，声播四野。走出家门，上了河堤，往东不远，是一片广阔的河湾坡地，这里有潺潺的流水和丰足的青草，祖父放开嗓子吆喝几声，羊儿便四蹄撒欢儿，开始嬉戏觅食，于是整个河谷便溢满了快乐，溢满了生机。

祖父天生是个乐天派，粗茶淡饭，布衣百结，脸上永远漾着逍遥自得的愉悦。夏日午后小憩，常赤着背，执一把破芭蕉扇，在门外枣树下，倚土坡曲肱而眠。顽皮的我和小伙伴们则悄悄地蹲在旁边，伸手揪一把那长长的

美须。多年以后，看电视剧《济公》，每每想起便冒出这样的想法：如果让祖父来饰演济公，兴许比游本昌演得更传神。

祖父活了八十六岁，无疾而终。临终还幽了一默。哪天吃过午饭不久，祖父突然不行了，家人把他抬到床上，忙活了半天，他竟然又睁开了眼睛，脸上依然带着微笑，说：东村有个老头被判官锁住，马上路过咱门口，看来我的大限也到了，我想干脆一块儿走算了，省得人家多跑一趟……说完慢慢闭上了眼睛。后来听说，东村真的有一个老头在同一天去世。

祖父经历了清末、民国和新中国的巨大社会变革，一生磨难，屡历沧桑。他从不追求任何物质享受，也不在意个人得失。他开朗豁达，与人为善。用他自己的话说“从不作恶，没有孽债”。

■ 赵大民（河南鲁山）

■ 屈献生（河南平顶山）